

代驾女司机谢秋娟： 把客户平安送到家 就是最开心的事



▲谨慎驾驶、安全送客是谢秋娟对自己的要求标准,同时也为她赢来了不少固定的客户。

入夜,身穿代驾工装,骑着折叠电动车的谢秋娟,走在市区街头总会引来不少人好奇的目光。▼

2011年,我国实行“酒驾入刑”,继而催生了“代驾”这一新行当。因为需要在寒风中、夜色里,开着别人的汽车,走别人的回家路,所以不少人都认为代驾司机是男人干的活,但近日记者在采访中才发现,有不少女性也在干代驾司机。谢秋娟就是其中之一。

谢秋娟今年46岁,家住市区光明路南段,是一位有着9年驾龄的老司机。今年9月底开始在市区兄弟代驾公司做兼职代驾。

□本报记者 牛超/文 李英平/图



只想让大家平安回家

据谢秋娟说,以前,朋友一起聚餐时,总有朋友喝完酒后还开车,也曾因此出过事。“当时我就想,如果酒足饭饱之后能有人帮忙把车开回家多好!”谢秋娟说,后来有朋友告诉她平顶山有代驾公司,建议她可以去干代驾。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挣钱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能让人们平安回家,规避不必要的风险。”谢秋娟说,经过再三思考,与家人商量后,今年9月底,她开始兼职干代驾,电动车、工作服是她必备的东西。

“我们一般晚上7点半到岗,8点多开始干活,晚的话要到凌晨一两点,早的话也要12点左右。”谢秋娟说,丈夫虽然很支持她干代驾,但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毕竟是女同志,安全问题很重要。”谢秋娟说,所以最初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去接活时,丈夫都陪着她一起去,看到她接到活离开了,丈夫才回家。

“其实,要求代驾的客户都是素质比较高的。有的人上车就睡觉或闭目养神,有的则是聊聊天,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谢秋娟说,而且有时接活晚了,公司的负责人还会开着车在后面跟着,“所以我们干得也踏实、放心。”

客户进入楼道,她才放心离开

“作为女司机,我开车比较慢,但很稳,而且态度特别好,所以还是很受欢迎的。”谢秋娟说,以他们公司为例,100多名代驾司机中,女司机有20多人。作为代驾司机,谢秋娟都会将客户送到小区楼下,目送他们进入楼道后才离开。

11月16日晚上,谢秋娟送一位客户回中央花园小区的家,到达目的地,对方下车后就蹲在路边吐了起来,谢秋娟就一直站在旁边等着,直到对方站起来走入楼道,她才放心离开。

“人喝了酒后,意识较差,有时蹲着也会睡着,现在天这么冷,万一冻着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客户进入楼道后,才能离开。”谢秋娟说。

有客人忘了付费,她也不勉强

付出就要有收获,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对谢秋娟来说,付出并不一定有收获。

据谢秋娟说,根据公司的规定:晚上9点之前,5公里之内代驾费为16元;晚上9点之后,5公里之内代驾费为26元;5公里之外,每超过5公里加收20元……代驾司机通常会在公司交纳部分费用,在接到活后,代驾司机打开公司的APP系统,这样公司就能及时看到代驾司机当前所在位置及要去的地方。待到目的地后,公司会依据规定,从代驾司机事先交的费用里扣除相应的钱。但有时代驾司机会遇到忘了付费的客人,这样他们就会面临“双重损失”。

一次,谢秋娟从市区建设路中段人民商场附近一饭店送几位客人先到开源路,再到建东小区,代驾费是46元。“车到目的地了,对方说没带钱,表示随后微信转账。”谢秋娟说,以前她曾给对方做过一次代驾司机,也是微信转账,所以她就答应了,结果此事再没下文。

还有一次,下着大雨,谢秋娟送一位家住市区劳动路的客户回家。下车后,遇到客户的朋友,“双方亲热地搭讪,也不提给钱的事。”没办法,谢秋娟只好离开。

“估计这些客户也不是有意不给的,可能忘了。”谢秋娟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她也不会主动去要,“只当是做好事,给他们帮忙吧。有时候也会遇到多给钱的客户,我们也吃不了多大的亏。”

谢秋娟说,一次,她送从市区光明路中段一KTV送一位客户到新城区,“代驾费是86元,到目的地后,对方给了100元钱,说啥也不让找零。”

客户信任是她最开心的事

谢秋娟过硬的车技和讨喜的性格,给她拉了不少“回头客”,有些甚至变成了朋友。有时“回头客”会直接打她的电话,让她代驾。

一次,一位客户让谢秋娟做代驾司机,“也不说目的地,就让她随便转。”车开了一会儿,谢秋娟忍不住问了问对方,被告知“心情不好”。于是,谢秋娟就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对方聊天,直到对方心情好转。那一次,对方付了她150元的代驾费,双方也成了朋友,对方经常找谢秋娟做代驾。

因为孩子较小,谢秋娟通常干到晚上12点左右就收工回家了。但也有例外。一天凌晨1点多,谢秋娟接到公司通知,市区体育路凯撒广场附近有一位女客户非要找位女代驾司机,让她赶快过去。

“那天风特别大。”接到通知后,谢秋娟拦了辆出租车赶到地方,将客人送到东安路的家后,又打出租车回来。“一来一回光打车钱就花了18元,除去公司要扣的费用外,到手也没几块钱了。”但即使这样,谢秋娟仍觉得很开心。

“每当看到客户平安到家,我就特别开心,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件好事。”谢秋娟说。

“唐氏”儿子幼儿园开心生活 母亲刘秋菊： 感谢老师辛勤付出



然然在幼儿园里开心地生活、学习

□本报记者 牛超/文 禹舸/图

“老师,早上好。”“妈妈,再见。”每天早上,在幼儿园门口,看到儿子然然(化名)大大方方向老师问好,和自己再见。刘秋菊就感到很开心。这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镜头对刘秋菊来说却来之不易——因为她的儿子然然是一位唐氏综合征患者。

“儿子能有今天,离不开老师的辛勤付出,我很感谢他们。”11月17日,说起然然的变化,刘秋菊显得有些激动。

刘秋菊家住新城区。5年前,儿子然然出生,就在一家人开心庆祝“小天使”的到来时,然然被查出患有“唐氏综合征”。为了给儿子看病,刘秋菊倾其所有,带着儿子去北京、郑州等大医院治疗,可效果并不如意。由于大脑发育迟缓,然然3岁才学会走路,说话口齿不清。

“儿子虽然先天条件不如别的孩子,但我不想让他一直落后,别的孩子经历的,他也应该经历。”今年夏天,然然5岁了,刘秋菊决定送然然去幼儿园,让他学会如何与人相处。

“公立幼儿园人多,孩子不好适应。”刘秋菊想让然然去私立幼儿园,她几乎跑遍了新城区所有的私立幼儿园,“人家一听儿子的病,就拒绝了。”刘秋菊说,那段时间,她的心情特别差,觉得儿子很可怜。

后有人向刘秋菊推荐了建业小哈佛国际幼儿园。抱着再一次碰壁的心态,刘秋菊找到了该幼儿园的李园长,“结果对方二话没说,就接收了然然。”

今年9月,然然成了建业小哈佛国际幼儿园星星A班的学生。“孩子刚来时,不敢与人交流,走路也不太稳当。”回忆起然然刚入园的样子,他的班主任优优说。针对然然的特殊情况,老师给予了特殊对待,“平时特别关注他,经常与他一起做游戏,鼓励他。”随着时间的推移,然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然然看到我们小区的门卫都是低着头,即使人家向他打招呼,他也不理人家。”刘秋菊说,现在不一样了,“前两天,我送他上幼儿园路过小区门卫室时,孩子非要下车和门卫打了招呼才走。”

“空闲时,看幼儿园的实时视频,看到儿子和小朋友一起做游戏,笑得特别灿烂。他也能自己上厕所、穿衣、吃饭……”刘秋菊说,儿子入园后变化特别明显,她十分感谢幼儿园及老师的付出。

“我给他们买东西,请他们吃饭,想表达自己的谢意,但都被谢绝了。”刘秋菊说,“我想借助晚报这个平台向幼儿园的老师表达谢意。”

昨天,记者就此事与李园长取得了联系。李园长很谦虚,“这其实没有什么,我们幼儿园有责任接收每一位有入园需求的孩子,尽我们的能力将孩子教育好。”李园长说,“像然然这样的孩子,更需要大家的关注和关心,也需要在幼儿园这样的大环境里成长,这样才有助于他们将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